

# “小姑姑”是谁？到底有无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为何有上海医生参与救人？…… 记者调查：五问“阿里献血事件”真相

10月14日，上海一名余姓女子与丈夫在西藏蜜月旅行期间发生车祸，导致肝脏破裂，有生命危险，被紧急送至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后经当地多方会诊救治，女子脱离险情，回到上海继续治疗。

该女子脱险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称，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

视频很快引起关注，不少网民质疑，“小姑姑”是谁？为何能让上海市卫健委调动援藏医疗专家？还能发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日前，多位记者连日来蹲点调查，厘清了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

## 问题1 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

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 问题2 “小姑姑”是谁？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委托。

陶先生回忆，当时妻子出事后，他向所有家庭成员求助。其中，已经退休的小姑姑将消息转给了在上海奉贤某银行工作的儿媳，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

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 问题3 救助过程中为何有上海医生介入？

据余女士回忆，出车祸之后，余女士感觉到疼痛，“快不行了”，二人想办法报警。“当时我们俩手机都没信号，好在有个路过的好心大哥帮我们拨通了120和110。”余女士说。

翁昊根据病程记录介绍，余女士入院时是创伤性休克状态。据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10月15日向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发出的请求救治支援的函，余女士当时情况危急，急需肝胆外科专家支援。

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

接诊医生翁昊说，医疗机构间的“函”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而是正式的会诊单。由于西藏地区幅员辽阔，目前医疗资源仍相对有限，各地援藏医疗队异地会诊、参与救治都是常事。

## 问题4 当事人家庭背景如何？

翁昊说，10月17日会诊时，因患者情况较之前稳定，患者家属提出医疗包机转运治疗，专家讨论后表示可行。10月18日13时30分，患者及两名陪同家属由救护车送至阿里昆莎机场。飞机于当天17时左右降落成都双流机场，由救护车送往华西医院，翁昊于次日返回日喀则。

余父告诉记者，之所以做出包机转运治疗的决定，也是因当地医生告知，高原环境下很多生命体征都会出现异常状况。决定包机后，陶先生开始在网上找包机转运的资源，还联系了以前有过包机转运经历的患者家属咨询流程。“最终我们选择了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商谈的价格是110万元人民币。”

筹钱先于包机决定。余母说：“我就立马跟公司老板、身边同事、亲戚借钱。最后是公司几个领导给我凑了120万元，亲戚朋友又陆续转账了一些让我应急。”转账记录显示，10月15日、16日两天，余母收到总计转账给她的120万元。10月18日，余女士包机飞到了四川成都。

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余

女士今年27岁，目前就职于上海某银行支行，担任大厅助理，为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合同在人才服务公司。余父原来从事过货运，有30多年驾龄，现在上海奉贤一家公司做班车司机。余母就职于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余女士丈夫陶先生是河南籍人，29岁，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练。陶先生的父母也无公职，父亲70多岁，退休前在奉贤一家私营工厂工作，母亲则经营一家小服装门店。

## 问题5 视频中陶先生为什么要和余女士那么说

陶先生回忆，当时说这些话有一个背景，“妻子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还插着喉管，说不了话，就想告诉她家里人都是为她的救治做了努力。尤其重点说了小姑姑的事，本意是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

“我告诉她‘全体的公务人员去献血’的事，肯定也是夸大地讲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这次救援来之不易。”陶先生对自己当时那句随口夸大的话语悔莫及。

后来余女士身体逐渐转好，陶先生鼓励她可以将大难不死的经历写下来留个纪念，于是她就编辑了那条视频。余女士说，她的抖音账号只有100多个粉丝，没想到后来事情会发酵如此之大。随后就把视频删掉了。余女士承认，自己视频中表达不准确、措辞不当，有多处言语夸张。

据澎湃新闻、上游新闻

# 王健林割肉“自救”，万达电影即将易主

今年数次为王健林换取“急救”现金的万达电影，这次真的要易主了。

12月6日，万达电影发布公告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珺润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健林，拟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51%股权，“接盘方”为上海儒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若上述事项最终实施完成，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万达电影表示。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2023年12月6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 万达电影今年多次转让股权

2023年，对王健林的万达商业帝国可谓关键一年。除了旗下债券的兑付事项，年底前商管平台能否上市，关系着整个万达系的现金铺排和资金安全。为缓解公司资金需求及压力，今年万达电影已经数次被“割让”，而上海儒意也并非首次下场“抄底”。

今年7月10日，万达投资向陆丽丽协议转让万达电影股份1.8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6%。7月17日，万达投资向一致行动人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协议转让万达电影股份1.7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4%。

到了7月23日，万达电影又公告表示，万达文化集团与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视觉中国供图

议》，万达文化集团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此次接手的便是上海儒意，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2.62亿元。

上述转让前，王健林及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有北京万达投资的全部股权。转让后，北京万达投资由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持股49.8%，上海儒意持股49%，王健林持股1.2%。上海儒意间接持有万达电影9.8%的总股本，万达电影实际控制人仍为王健林。

如今，王健林再度大笔脱手万达电影股权，将直接失去后者的控股权，可谓“忍痛割肉”。

从资本市场表现看，万达电影虽然股价较高峰有所回落，但总市值仍然达271亿元，且随着国内影视市场回升，万达电影业绩也在回温，前三季度其收入约113.47亿元，同

比增加46.98%；净利润约11.14亿元，经营现金流约37.96亿元，算得上较为优质的资产。

灯塔数据显示，2023年至今，全国电影票房514.5亿元，其中万达院线票房89.4亿元，远超第二名的44.81亿元。截至2023年9月30日，万达电影国内拥有已开业影院877家、7338块银幕，其中直营影院709家、6159块银幕，轻资产影院168家、1179块银幕，前三季度公司累计市场份额16.5%，行业地位稳固。

## 收购万达电影背后腾讯的隐秘角色

趁势拿下这一资产的上海儒意，同样是影视圈故事颇多的选手。灯塔数据显示，上海儒意影视近年来累计出品作品43部，累计出品总票房176.77亿元，累计发行总票房

74.34亿元。包括《你好，李焕英》《消失的她》《独行月球》《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作品。

柯利明是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重要人物，企查查显示，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儒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由柯利明持有99%股权，不过腾讯在背后的隐秘角色同样不容忽视。

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彼时恒腾网络全资收购儒意影业，交易总额约72亿港元，同时双方签订三年对赌协议，儒意影业需在此后三年中贡献至少15亿净利润。交易完成后，恒大、腾讯在恒腾网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45.55%、16.9%，柯利明持股12.5%。

2021年下半年，恒大遭遇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腾挪流动性，该公司先后三次向柯利明、腾讯、联合资源投资控股出售所持有的恒腾网络股份。同年11月，恒大已全部清空恒腾网络股权，柯利明又成为大股东。2022年2月，恒腾网络更名为“中国儒意”。

中国恒大退出后，2023年7月4日，中国儒意宣布，以1.6港元/股发行总计25亿股认购股份，集资净额40亿港元，腾讯将拿出8亿港元通过子公司Water Lily参与认购，交易完成后，柯利明的持股比例将下降至15.14%，腾讯通过Water Lily的持股比例为20.36%。

因此，虽然这两次接手股权的为柯利明名下公司，但柯利明为中国儒意董事长，且万达电影首次公告也表示，上海儒意为中国儒意协议控制的下属公司，中国儒意拥有上海儒意100%的实际权益，那么中国儒意背后的股东腾讯扮演了什么

角色，引发市场种种联想。业内认为，腾讯及上海儒意方面拿下万达电影股权，看中的是其院线相关资产。

从实际情况看，“儒意系”也到了需重振业绩的时候。8月31日，中国儒意公布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中期业绩。财报显示，中国儒意半年收入为8.04亿元，同比增加22.85%；但净利润由盈转亏，从去年同期的1.47亿元减少至-2.64亿元。

公告称，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各板块积极布局下阶段业务发展所产生的固定成本支出，成本由2.97亿元上升至11.49亿元，其中电影及电视节目版权摊销费用从去年同期的1.46亿元增至8.92亿元，是公司加大力度布局未来带来的暂时性战略性亏损。

接手万达电影后，上海儒意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对行业格局会有哪些影响，还有待观察。对王健林来说，当下最重要并非这一电影资产包，而是整个商管帝国的前路如何。

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万达商管共有短期借款16.08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646亿元，应付账款122亿元，流动负债合计1094亿元，流动资产合计1080亿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127.73亿元，较2022年末下降69亿元。

评级机构穆迪表示，如果万达旗下物业管理子公司无法在2023年底之前首次公开募股(IPO)，鉴于回购义务金额相当大，公司流动性将进一步减弱。截至2023年9月底，该公司拥有约660亿元的理财产品，但不确定能否及时调动这一现金来源用于偿债。

据第一财经